

难忘故乡流水席

■ (四川)李永才



“流水席”，作为一种乡村文化现象，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有关记载，洛阳流水席自唐朝以来，已有上千年历史，流水席文化在大江南北发扬光大，已经深深地融入乡村百姓的各种红白喜事之中，成为民间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小时候生活在涪陵农村乡下，吃流水席是司空见惯的事。流水席，在我们那里又叫叫“九大碗”、“坐酒席”，我们梨子大队的社员们，彼此之间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亲戚关系，各家的红白喜事都要参加，所以一年到头，这样的大事也不少，坐席的次数多。农村老家的酒席，名目繁多，什么过年过节，面朝满日、结婚喜宴、做香添香有酒席；还有“打三朝酒”、“刨猪汤酒”、“分家酒”以及“上梁酒”等各种名目的酒席。

这些酒席，有些是每年都有的，有些是偶然遇到的。就说逢年过节，农历传统的三大节，在当地由于农事原因，中秋节是没法过的。因为这一阶段是收割稻谷的农忙季节，谁也不可能不管田里成熟的谷子，而在家里过节。春节是传统的大节，又是冬闲，这是一定得过的。端午节刚插秧，秧苗还未返青，也算有一些农闲时间，可以在家里歇歇。其他的酒席，比如“三朝酒”，又称为“打三朝”，就是出生的小孩满百日，主人家要办酒席，“打三朝”去坐席的多数是女同胞，男方家的男宾一般不会去。在老家当地修房子，房屋上梁当天也要摆酒席，大概是庆祝主体工程完工的意思。“做香添香酒”，我开始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有一次随母亲参加队长兄弟的“做香”，到他家后看到他家多了一个不认识的女子，当时只认为是他家来的亲戚，后来才听说那天是他“做香”。当地把男女青年订婚称作“做香”，未来婆家的亲朋好友给未来的新娘子添彩礼叫“添香”。“娶媳嫁女”是一定要“整酒”（办酒席）的，既然是一个家庭中的大事，办席就像一篇精彩文章的谋篇布局。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都应在事前考虑清楚。比如

某家要娶媳妇，良辰吉日选定之后，关于这个“席”的若干事项，有多少客人，办多少桌，需要采购多少干杂、时蔬，办席厨师请谁？都必须提前进行估算、磋商和敲定。

记得小时候，邻居八妹的大姐出嫁，一连几天，家里人忙得团团转，人来人往挤破门，几乎半个生产队的人都动员起来了。我们谁家湾家家户户都要搬出自家的方桌、板凳，以及每桌所需的饭盒、汤匙、碗筷。男人们一早就清理出摆席的场地，摆放桌凳，劈柴备火；女人们清早就去菜地，青菜、白菜、萝卜、南瓜……当什么季节就采什么菜，大抱大抱地采捆回去，然后三五成群地清洗干净，送去厨房。老家办酒席，请来的都是有经验的大厨，做事干净利索，烧出来的菜也是鲜美可口的。厨师都会提前一天到场的，将自己烧菜、杀猪的家什整理好后，就从主人家猪圈里牵出大肥猪，三下五除二、干脆利落地完成了屠宰环节。然后按不同用途，将内脏、骨头、头脚等部位分拣清楚，以待来日取用。厨师们把所需菜肴都准备好后，当天晚上，按照主人家的要求简单弄些饭菜，请早到的客人和前来帮忙打杂的乡亲们吃晚饭。

第二天是正日子，自然是最热闹的，也是最忙的。天刚蒙蒙亮，故乡办酒席的人家已是人声鼎沸，灶红火旺。宽敞平坦的院坝内，10多张木方桌，配以四边长板凳，整齐地摆在那里。这个时候，生产队长就成了调兵遣将的总指挥，安排有文化的会计负责有关礼品、礼金记账事宜，分派男同志中刀法好的协助厨师切肉、切菜和蒸糍子饭等工作，而女同志就负责择菜、洗菜、洗碗和抹桌等活路。一时间，设灶的、洗刷的、打杂的、接待的，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不多一会儿时间，主人家的厨房，已经摆好了又长又宽的案板，上面整齐地摆着准备上蒸笼的土碗，从而成为整个“办席”活动的中心地带。当然要做出这么多人的流水席，光

靠自家的厨房肯定是不够的，帮忙的乡亲们就在一块不挡道的空地上搭出一个“露天厨房”，临时垒起土灶，灶堂里的柴火将黑黑乎乎的锅底越烧越旺，大厨们就在这里大展身手。如果你经过露天厨房这块区域，就会发现桌子上摆满了准备好的凉菜，就等客人都落座后开席。

当这一切都安排妥当后，我们最期待的“坐席”，就浓墨重彩地正式开场。随着“噼里啪啦”的一通鞭炮炸响，司仪就会大声吆喝“开席啦……”。开席后先上凉菜，热菜就在席间一道道烧出来，厨房蒸笼里热气腾腾的肉菜，也会鱼贯而出，铺排到外面的方桌上。农村办席似乎都要讲究几大碗的做法，无外乎是几道凉菜，如“凉拌黄瓜”、“凉拌鸡块”、“烟熏豆腐干”、“麻辣牛肉干”、“豌豆凉粉”；几道荤菜，例如“扣碗”、“水丁”、“酥肉”、“洗沙肉”、“家常豆瓣鱼”等，几道素菜，例如“糖醋莲白”、“南瓜丝”、“炆炒苕尖”、“激水胡豆”，几道汤菜，如“蹄花汤”、“豆腐汤”、“排骨藕汤”等，按厨师安排的顺序，由几个端盘子的，用托盘送到每一桌。

端盘上菜可是个细致活儿，通常会安排干净、利落、担任，窝囊、猥琐的可不行，一是毛手毛脚容易把酒菜洒了，二是不注意卫生会在盘子上留下黑手印，令人生厌。尤其是上鱼时，要分清朝向，不能搞错了，否则会让客人扫兴。上鱼的规矩，并不相同，有的地方鱼腹对着上席，有的地方鱼头对着上席，还有的地方有其他讲究，正所谓“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

别看都是些穷家小户，酒席上的礼数还真不少，就连沏茶、倒水、敬烟也不例外。倒酒要倒满，所以有满上之说；倒茶要倒浅，且不宜高举，倒满有牛饮之嫌，高处倒茶，水起沫，客人喝了容易胀饱。别人倒酒、倒茶时，客人会伸出食指、中指在桌子轻扣两下，以示感谢，有的伸出一只手在杯子边作掌状，执壶的

还会连忙说一声：“摘手。”敬烟时，拿烟的通常是单手抖一下或用另一只手磕一下，使烟卷自然从烟盒中弹出来，让客人自己抽取，尽量避免直接用手抽出递给客人。点烟时要先给客人点，然后自己点，以示尊敬；客人接火时用单手护着或双手捧着，以示谦恭。

在帮别人盛饭的时候，尤其是帮长辈盛饭的时候，不管是接碗还是递碗都要用双手，这是对长辈的一种尊重，也是一种礼节，如果是平辈之间，让别人帮忙盛饭的时候也是用双手，当然也有的是单手，如果对方是双手递的，一定要用双手去接，如果是晚辈递给长辈可以单手接。按中国儒家伦理观念，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反映在座席上也是有规矩要讲究的。古人席次尚右，右为宾师之位，居西而面东，左为主人之位。席桌上的座次也要以辈分论座位，只有辈分最高的长辈，才能去坐“上八位”；谁家小孩不懂事，去抢了“上八位”坐，回家显然是要挨板子的。再比如，一道菜来了，必须有坐“上八位”的长辈先夹菜并招呼大家“请”之后，其余人等才能依次夹菜。

如果是婚宴酒席，讲究更多一些。比如每场酒席，都会专门在主人家堂屋，摆放几桌“上席”，由男女双方的重要亲戚、长辈去坐。“上席”与外面酒席的区别，一般是加一两道现炒的荤菜。既然叫“流水席”，那是一次坐不完的，由于来的客人很多，一般都要坐三、四轮才能坐完。尚未吃席的人只有站在桌边“候轮子”。四邻八坊亲戚朋友坐在一起，说说笑笑间，上菜的师傅来了，喊一声“端菜撤碗”，赶紧起身接下一盘菜。要是没轮到自己这一桌，小朋友们还会眼巴巴的看着隔壁桌上的菜。

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席上那几个小伙子吆五喝六的划拳了，“兄弟好，好得不得了”、“酒是一包药”、“七妹长得乖”，无论是开始的套语，还是出拳的路数到体现了一定的智慧和文雅。这种大声武器、热火朝天的划拳方式，最能彰显男人的粗犷、豪放，隔着院子老远就能听到铿锵有力的喊声。同席者更是为之吸引，伸着脖子目不转睛，情绪也随着划拳者的输赢时起时落，兴致酣处，大有窗户纸和帐篷也跟着晃动的感觉。几轮划下来，总是有人喝高了，出洋相的。

俗话说，没有不散的宴席，上菜自然也是有始有终。或许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川东很多地方将酸辣汤作为最后一个菜上，这道汤是用棒子骨熬出来的，里面有切得很细的海带丝，添加了辣椒和醋，酸里带麻，微辣带香，或许是因为这道汤有解酒提神的作用，酒足饭饱后，喝一碗滚烫的“下席汤”，真可以令人荡气回肠。家乡的流水席，吃的不仅仅是美味佳肴，更是一份流淌在各自心里的人情味。这里没有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认识的与不认识的，都自然地坐在一起，觥筹交错，谈笑风生，其乐融融。不管时光怎样流逝，这一份独特的人间烟火始终维系着乡亲们的情感。

现在每逢亲朋好友在一起聚会时，总会忆起当年在农村老家吃的酒席，那热闹与嘈杂的气场，那酒肉菜饭的铺排，那热情好客的社员和纯朴的民风，还有那种划拳带来的酣畅淋漓，让人回味无穷，充满惆怅和感慨。人生如“坐流水席”，一轮又一轮，该来的来，该去的去，一切都可以循环，但无法往复。

枯枝的归宿

■ (四川)蒲光树

说起枯枝，画家似乎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喜形于色。枯枝对于画家是艺术，枯枝对我来说，只是最好的柴火。

小的时候缺少穷缺柴火，我常常背着比自己“肥胖”许多的背篋这山那坡去捡柴。捡柴可是一件恼火事，必须像猴一样会爬树。那时除了油桐树和桑树，坡上坡下全是光秃秃的。油桐树和桑树是生产队重要的经济作物，也许是上天给辛茹苦的农民一点安慰，油桐树和桑树长势良好，很少有枯枝。偶尔有那么一两根枯枝高挂树梢，那一定是在悬崖边上，有时狂风大作，吹得树木东倒西歪吱呀作响，狂风一过，我急急忙忙跑去，那些枯枝仍然没有掉下来。我有些生气，常常围着它们仰天长望，巴不得这些油桐树桑树通通立马全都枯死。

有些时候运气好也能捡一些枯枝。枯枝耐燃，丢进灶堂，仿佛远行的游子归来，火苗跳跃着，噼里啪啦，像在唱歌，把原来停留在树梢的青葱、阳光的爱抚、鸟儿的呢喃以及曾经梦想拥抱蓝天的宏图大志全都一股脑地付之一炬，又像是一个调皮的孩子，活蹦乱跳，吵着闹着，嘻嘻哈哈，拥挤推搡，在灶堂里欢呼雀跃。枯枝的余热从灶门蹦出来，舔舐着灶外的冷风残月，烤得我浑身暖洋洋的，黄皮寡瘦的脸也跟着红润起来。

跟着灶堂里红红的火苗，我开心极了。每当这时，我就觉得枯枝是褪了色的春，是掉了绿的夏，是摘了果的秋，枯枝比长满绿叶的枝条更美丽！枯枝宛如红颜，最体贴，最暖心，最善解人意，枯枝与我，我与枯枝，才真正是缘定今生。我好感谢枯枝啊，总希望生命里的每一天都能遇上大片一大片的枯枝。真的遇到一大片一大片枯树枯枝，我顿时傻眼了。

那年，我到了阿拉善的额济纳，见到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枯枝，那是额济纳枯死的胡杨林，那是迄今为止我见到的最多的枯树枯枝；那大片大片的胡杨林没有了青枝绿叶，没有了霓裳羽衣，那曾经绿油绿的叶，那曾经贮满柔情的枝，那曾经缠绕的鸟鸣，那曾经流淌在经脉间的私语，一切的一切荡然无存！那些前呼后拥的麻雀，那些吆五喝六的鸣蝉，那些攀援跳跃的猢猻，走着走着都不见了踪迹，只剩下了光秃秃的干，光秃秃的枝，还有光秃秃的风与沙尘。

萧索，荒凉，寂寂……

有那么一天，马致远百无聊赖，把枯藤老树几个物像简单排列，稍加点却“枯”“老”到了极致，道尽人间凄楚萧索，有多么哀怨凄苦萧瑟惆怅荒凉冷落？几百年牵动了多少人的秋思？又令多少人唏嘘感叹流下肝肠寸断的泪？

对于我，枯枝始终是最好的柴火。只是我而今再也不需要枯枝做柴火了！面对那一大片一大片枯死的胡杨，我再没有小时候捡到枯枝那样的欣喜若狂心花怒放！在我看来，那每一片叶柄脱落处，都是一个个痛点！我在心里反复追问：是谁谁去了胡杨林的生命？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有时行走在户外，偶见青枝绿叶间有枯枝探出头来，那是真正枯了干了死了的枯枝！我总是傻傻地想，一棵树上同样的枝桠，为何这些枝桠走得这么慌张，这么匆忙？一荣一枯一个转身，在盘腿打坐间，就了无牵挂地卸下了一路流光，挑落了灯花，剪断了阳光，虚构了前世今生的告白！

从柔条到枯枝，饱满的生命慢慢干瘪枯槁，这个生命过程记录的是太阳的脚步。

我们是“柔条”，我们都会成为“枯枝”。

听雨

■ (辽宁)齐凤艳

听雨。不专注，不分神。我和雨隔着窗。而雨天，窗子请我视她为无物。于是，听雨时我在雨中。听着，听着，我仿佛就是雨。

听，雨。天下无事，除了雨。雨，不紧不慢，恰到好处。雨点连成一串，不疏不密，有致，有品。一串雨珠断掉了，有变化，有惊喜。雨天就是无数日子中断掉的一天。来不及做的事就放下不做，一首没写出来的诗使所有写出来的诗失色。喔，它在雨中，那些词语游移、漂泊、润泽，时现时隐，一会儿摇手远去，一会儿带着朦胧的面具走近，如这朦胧的雨。

在下雨的日子，独处静谧，或单手托腮呆

坐，或手持书卷慢慢踱移，以目光或以耳朵，注视那自然天成的雨之帘幕。有时它是斜纹的轻纱，有时它是昨日之云托不住的珠玉，有时它是一双无形的手将透明的浆液泼洒。忘光书本里的物理知识，推开窗，探出头，向高空询问雨的来处，高空将更神秘的雨声送入耳朵。

雨是走了很长的路才来的。一路想着它的心事。小雨、细雨、中雨、大雨，春雨、秋雨、梅雨，各有各的眉眼、神情、体态。雨中的风可能和顺，也可能疯狂；雨中的花，可能更艳丽，也可能残瓣随雨落；雨中的人，可能闲庭信步，也可能泪眼模糊。雨都收纳到雨中，雨更

丰盈，更有风韵，在我耳膜击打出更有回味的大珠小珠落玉盘。

天与地被连接于这美妙的乐音。我和你，和山，和树木，和对面电线上的麻雀，我们都在雨中，被同一场雨淋湿，你的面颊，你的山坡，你的枝丫，你的翅膀，沾濡着和我同样的雨，你的气息连着我的，我听见你的听见，我看见你的润泽，我摸到你熨帖的羽。对每一滴雨珠的理解，让我们靠得更近，我们互望着，雨是我们眼中的波，雨是我们向彼此伸出的水的手，雨的柔软放在我的柔软上。

轻盈的音节，轻盈的脚步，轻盈的水花。对面青瓦顶氤氲，光阴在那里歇脚小憩，桎比

的鳞片上水气升起又散开。水的手指打开时间的眼睑，复活幻想，没有重量，没有地点的地方，向我的耳际送来遥远的讲述。那是谁的经历试图沿着雨的路和光亮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眨眼时，山中有树冠摇晃了一下，更多的雨落入雨中。我遗漏了什么？

一只蝴蝶飞出，无声的有声，一朵雨的蝴蝶。透明的触角，透明的羽翼，透明的腹部的曲线。透明的我。它们来自一个深深的地方，向另一个深深的地方飞去。无形的有形，那只蝴蝶或那个我，都不知道那是哪里。或者是下一场雨消息，是另一首待完成的诗，它还没来，却已回声袅袅。

谛。我们惊喜万分，由兴奋莫名地尖叫切换为由衷敬仰地礼拜，虔诚地合十，真诚地许愿，珍惜这一生难遇的机缘。

我们住在木屋别墅，晨暮在溪边散步，白天去其他景点游玩，夜晚则可以坐在露台上看萤火虫，或者躺在床上数星星。在这里，我们夏天邂逅过暴雨，秋天遭遇过寒风，但都不以为苦，反以为乐。环绕别墅的小溪，露台对过的浅山，别墅门前的早莲，以及躲藏在早莲下乐享生活的大白兔，都给我们留下了温馨的记忆。

一条被我们惊吓过的小龙鱼，扰动了我们两天的心情，最后竟然成了我们的牵挂。

恋上白云山

■ (河南)冯大力

能量，让人不能不感动于他们的无私与高尚。

雨后初晴的早晨，峻拔的树木把霞光梳理成一缕缕斜飘着的彩带，随风摇曳在薄雾的晨雾里，像是仙女隐着身子羞涩地舞蹈。月明星稀的夜晚，最能体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意蕴与诗情，不能不由衷佩服古人的高雅与细腻。这是森林氧吧最浪漫的时辰。进入九龙瀑布景区，即使尚未见到白龙的真身，也能够在这里听到他惊天动地的咆哮，看到他腾起的云雾。其他八条龙则甘于奉献，匍匐在芦花谷内吸水吐雾，为白龙积蓄入海升天的能量。

芦花谷因芦花舞风，曼妙动人而得名，最美的季节当然是秋天。芦花谷的元宝石、将军树与

石上花，相得益彰，让人称奇；黑龙潭、黄龙潭与盘龙潭，雨前雨后气势悬殊，让人感叹；满谷的芦苇、河中的腺柳与道旁的暖木，物得其所，吸引着我们边研究边赞叹；石板上随意流淌的小溪流，草地上怒放的鲜蘑菇与松树上悬挂着的圆锥体状的蜘蛛网，诗意盎然，让我们喜不自胜；甚至路两边缠了麻绳的悬梯扶手，经过雨雾滋润后都那么柔顺可手，触之清凉爽心。

在去玉皇顶的路上，我们有幸遇到了佛光。光芒万丈的佛光笼罩着我们，把大佛的影子清晰地投射到远处的山坡上，随着我们每个人位置的变化而恰到好处地移动，好像要给我们演示“佛即众生，众生即佛”的佛法真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xhx.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